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一下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袁文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一下

和赧王元年秦侵義渠得二十五城○秦伐魏取曲沃

又敗韓師於岸門質其太子倉以和集覽

岸門徐廣曰
潁陰岸亭是

索隱曰河東皮氏縣岸頭亭括地志云岸
門在許州長社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

○齊伐燕取

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
攻子之齊王使人誘之且許為助平使市被攻子之
不克被反攻平國中連戰數月死者數萬人齊王使
章子伐燕燕士平不戰城門不開齊人取子之醢之

遂殺王噲於是齊王問於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也諸侯將謀救燕王又問於孟子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王不能用既而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乃見孟子問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畔聖人亦有過乎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集覽市被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正義

曰姓名也

書法

於是子之為王三年矣書子之何不成之為君也故噲得稱故燕君書取書醢書殺甚齊

也

孟軻去齊

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為已任是以所如者不合逆致為臣於齊而歸喟然歎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及卒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其所言為書七篇韓愈曰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沒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集覽

處士謂不官於朝而居家者曰處士

書法

去非有事不書此何以書持筆也聖賢之出如鳳鳥之見其就其去國之治亂分焉故前

書孟軻去魏以病衰後
書孟軻去齊以病宣

發明

自顯王之三十三年孟子適魏既而去魏適齊至是蓋二十三年矣齊魏之君方且為合

從連衡之事凡游說捭闔之人無不賓禮至命世之才則棄而不用此正所謂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者也考之通鑑雖載孟子與時君答問之畧而不紀其去魏去齊之時至綱目始詳而書之者所以著其與時不合之實重致其歎息之意云爾嗚呼孟子既去則知王道之決不復行天下之決未能平治生民之決未能帖泰此固綱目之深意也學者不可不察

戊申二年

齊湣王地元年

秦伐趙○楚屈匄伐秦考異

提要屈匄下有帥師

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楚王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何弔也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以其有齊也今絕齊則楚孤秦貪夫孤國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哉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而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矣王曰願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厚賜張儀而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儀佯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六里使

者還報楚王大怒欲發兵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而取償於齊也今已絕齊而又責欺於秦是我合齊秦之交而求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

集覽

箕帚之妾為妾以供掃灑也記曲禮納女於大

夫曰備掃灑注掃灑賤婦人之職詳墮車詳讀曰佯詐也借宋之符符節也行者執以為信無符則不得達時楚絕約於齊齊不通其使故借宋符以達之折節鮑彪曰屈折肢節以服事也名都都大邑也名謂有聞於時者庶長章漢書音義曰秦置二十級爵第十爵左庶長至第十八爵為大庶長正義曰長展兩反章名也史失其姓

酉巳

三年秦大敗楚師于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楚復襲

秦又大敗于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于秦集覽

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成王封熊繹於楚蠻居此
正義曰南郡枝江故城是輿地志歸州秭歸東有丹陽

城藍田漢地志京兆有藍田縣括地志云藍田山

三皇舊居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西入縣

質實

一統志云丹陽春秋楚邑名秦滅楚屬南郡漢廢之故
城在荊州府歸州東七里北枕大江即屈沱楚王城也

唐元和志云周成王封楚熊繹於荊丹陽之地即此後

又移枝江亦曰丹陽藍田秦之縣名周禮王之次美者

曰藍北縣山出玉故以名縣漢屬京兆尹晉因之後魏

初省後復置後周初置藍田郡後省之以縣屬京兆尹

唐宋金元俱仍舊本

朝因之屬西安府

丹陽之戰
斬首八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四

發明

楚懷貪商於之地輕與齊絕屈句與無名之師輕與秦戰卒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屈句

亦不免俘虜為楚者亦而已矣恚不思難又復襲秦果何義耶內喪師徒之眾外召韓魏之兵利之不可徇也如此觀綱目所書詞繁而不殺則其曲固有在矣率土地而食人肉者可不戒哉

燕人立太子平為君

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如燕小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

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集覽涓人章昭曰今中涓

也漢儀注天子有中涓顏師古曰涓潔也主居中而

潔除之人陳涉世家應劭注涓人如謁者呂氏春秋

荆柱國莊伯令謁

者駕今涓人取冠

質實一統志云樂毅靈壽人樂羊之後

韓君卒

韓宣惠王嘗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繆留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恒闕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王有外為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胡氏曰繆留之論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為法也使所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參副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况二三其衆乎意者繆留於仲叔陰有所附

欲國柄歸一而不分
故危言以動其君耳
集覽 犀首魏官名公孫衍為此
官因為號焉司馬彪曰若

今虎牙
將軍

庚戌
四年
燕昭王平韓
襄王元年
蜀相殺蜀侯考異
據後書秦誅蜀
相莊則此當書

蜀相莊
弑其君

書法

殺蜀侯者蜀相也不書弑何失國之君也然則君失國則固可殺歟不死社稷而見殺於

其臣亦不足
以言君矣終綱目君弑書殺八以盜
殺書殺者一楚當以獨夫書殺者一漢承祐以失
地書殺者二蜀侯齊君地以兩下相殺書者
四楚邠越石鑿段隨涼紹蠻夷書殺不與焉

○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侯

復合從考異

提要事秦下有秦封儀為武信君七字

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彊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袖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因將殺之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曰夫為從者無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又自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三百餘里不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又舉甲而出武關則北地絕夫秦之攻楚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

歲之外比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令秦楚
長為兄弟之國楚王已得儀而重出地乃許之儀遂
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
二十萬而秦兵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冑而會戰
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此無異垂千鈞於烏卵之上
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臯則王
之國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
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
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
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
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割河
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悉趙兵指博關臨
菑即墨非王有也齊王許之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
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唯大
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
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含忿怒之日久

裂為三派一入大渡河一入征南一入溢村至石紐
則禹所導江也岷江支流過成都溫江縣西二里東
南分入雙流縣界距扞關戰國楚策注距訓至也張
儀傳注徐廣曰巴郡吳復縣有扞水闕案魚復今夔
州奉節是索隱曰扞闕楚之西界北地絕正義曰楚
之北境斷絕非謂幽州北地郡也重出地重難也猶
言愛惜也捐甲徒裼捐棄衣甲徒跣袒裼也下甲猶
言頓兵也河外索隱曰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正
義曰謂同華州地也博闕蘇秦傳注徐廣曰齊威公
六年晉伐齊至博陵東郡有博平以為博闕正義曰
在博州督過之張儀傳注索隱曰督者謂正其事而
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戰國趙策高純注督視責
也漢中索隱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
名曰漢中午道索隱曰此午道道地名當在趙東齊西
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午道道交道也
劉伯莊云齊西界案在博州之西境

正誤

下甲今按
猶曰肯言

下質實

一統志云武關秦之南關也在西安府商縣東一百八十里本朝建有巡檢司在馬岷江

即四嶺之一也俗名汶江源出成都府茂州西北裂鵝村之岷山經茂州城下西南至威州又過汶川轉而東南至灌縣過金馬口至新津縣與旱江水合扞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巴東郡漢中秦之郡名漢隸益州郡東漢改為漢寧郡曹魏復為漢中郡尋改為梁州晉初陷於蜀後又陷於苻秦宋齊梁及元魏皆以梁州治漢中郡後周改為褒州尋陞為興元府宋中郡唐初復為梁州後改為褒州尋陞為興元府宋因之元改興元路本朝改為漢中府隸陝西道

書法

書連衡何者衡人之不足恃也故下繼書諸侯復合從綱目於從衡之言深抑之上書以

蘇秦為從約長下書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所以著合從之不可恃上書連衡以事秦下書秦君

卒諸侯復合從所以著連衡之不可恃

發明

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連衡綱目書之則以秦使為

文均之游說也而書法不同若此何哉蓋六國迫於秦其勢不容不合則合從者六國之志也至連衡事秦則豈其本心哉假秦之威以肆其脅制之說五國亦不獲已而強從之耳未幾復畔衡合從則五國之情見矣然則儀固不能使之連衡而秦亦不能使之合從也勢使然爾後之論從衡之士者蓋以此觀之毋謂儀秦辨諸

辛
亥
五年

秦武王元年

秦張儀復出相魏考異

提要出字在復字上

張儀說說秦武王而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從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

公孫衍者號犀首及秦弟代厲又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偏於天下務以辨詐相高不可勝載而儀秦衍最著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妾婦之道而已惡得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秦誅蜀相莊

書法

蜀侯不書弒矣則其曰誅何不誅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天下矣蜀侯不書弒所以示不君

之讖陳莊書誅所以正不臣之罪終綱目廢君而書弒者二十賊討者四漢董卓宋徐羨之等梁侯景周宇文護弒君者七十三弒書殺者八賊討者二十六蜀相莊淖齒莊賈趙高項籍王莽梁冀代

六隋漢荆準代寔君燕蘭汗段瓌魏清河王紹西
 秦乞伏公府魏宗愛元凶劼爾朱世隆宇文護宇文
 化及韋庶人劉克明朱友珪張文禮郭從謙閔
 李做朱文進蓋什得其二三焉此綱目之所甚懼
 也

○秦魏會于臨晉集覽

臨晉地志河東有臨質實一統志云

臨晉古地名春秋時為晉桑泉地秦築壘以臨晉地因
 名臨晉漢為河東郡解縣地後魏為北解縣地隋置桑
 泉縣屬蒲州義寧初蒲州徙治此唐分置溫泉縣尋省
 入桑泉天寶中改臨晉縣屬河中府宋金仍舊元以虞
 鄉縣省入本朝因
 之改屬平陽府

壬子
 六年秦初置丞相

癸丑 七年秦魏會于應集覽

應地志潁川父城縣應鄉是正義曰應乙陵反應城因應

山為名古應國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秦封范睢為應侯即此索隱曰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亦有應

質實

一統志云應古應子國名周為應鄉春秋時為楚地遷許于葉即此後為沈諸梁邑漢置葉縣晉屬

南陽國北齊置襄州東魏置定南郡後周廢襄州置南
襄城郡又廢定南郡為縣隋初郡廢以縣屬許州後以
定南縣省入唐初於此置葉州州罷仍以縣屬許州後
析置偃皂縣屬偃州尋罷偃州及省偃皂縣宋屬汝州
金屬裕州元仍舊本

○秦甘茂伐韓宜陽考異

提要甘茂上有

使字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對曰

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會參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村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會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村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誇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集覽**息壤索隱曰人勿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息壤索隱曰堙洪水或是此也今荆州南門外有石如屋宇陷入地中不可犯春鍾又永州零陵南龍興寺中狀如鷓鴣吻色若青石自地出尺餘夷之益高又隆州籍縣南一里有地畝餘踏之軟動長老云息壤也高誘曰息壤非一處秦武王迎甘茂于息

質實

一統志云息壤古地名有二一

壤乃秦地也正義曰秦邑名

在荊州府境山海經蘇竊帝之息壤以埋洪水漢洪
錄云江陵府南門有息壤焉唐元和中裴宇牧荊州
掘之得一石其狀與江陵城同徑六尺八寸徒棄之
是年霖雨不止復埋此石乃止一在永州府城南故
龍興寺東北隙有堂堂之地隆然而起狀若鷓鴣吻色
若青石出地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初為堂時夷之而
益高几持錘者盡死人以為神自是不敢犯柳宗元
以為夷之者或不幸而死土烏能神為記以辨之謂
史記有地長之占甘茂盟
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

甲寅八年秦拔宜陽

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
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
萬遂拔
宜陽 集覽 樗里子秦惠王弟名疾高誘曰疾居渭
南陰鄉其里有樗樹因號焉索隱曰樗

當作樗音摠紀
年作楮里疾

質實 一統志云甘茂下蔡人

秦君卒弟稷立母芊氏治國事以舅魏冉為將軍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無子諸弟爭立異母弟稷質於燕其母芊八子之異父弟魏冉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與國人迎而立之稷年少太后治事以冉為將軍衛咸陽

覽 芊八子芊音米楚姓也東漢皇后紀爵列八品注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

子長使少使之稱也

書法

毋治國事臨朝之端也故謹書之魏冉書舅識私也終綱目書治國事二芊氏齊太史氏

書臨朝御殿稱制稱詔者二十有二漢呂太后平帝王太后和帝竇太后孺帝鄧太后再書北鄉侯

閻太后冲帝梁太后再書靈帝實太后皇子辯何
太后晉成帝庾太后穆帝褚太后三書魏馮太后
再書齊宣德太后魏胡太后再書
唐武太后再書後漢隱帝李太后

發明

婦人治內而以治國事書之則幾於牝雞之
晨矣故他時見廢於其子復以不治事書之

也若夫母曰羊氏而舅曰魏冉實
非秦君之舅又自不言可見矣

趙始胡服招騎射

趙武靈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
西至河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
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軀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
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
人請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
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

政有經會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
故頌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
首曰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樂之所用遠方之所觀
赴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
道逆人心臣願王熟圖之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
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
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疆
侵暴吾地引水圍鄆做社稷之神靈則鄆幾於不守
也先君醜之故寡人披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
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鄆事
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

集覽

房子縣名屬常山郡今真

命乃賜胡服以朝而始出今焉
定平山縣有房山無窮戰國策趙武靈王曰先君襄
王與代父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注云築城境
上為之封域也黃華正義曰西河側之山名東胡正
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烏丸地

版度曰東胡烏桓之先後為鮮卑也國在匈奴東故
號曰東胡樓煩地理志鴈門郡有樓煩縣胡之故地
也趙世家曰西有林胡樓煩正義曰即嵐州勝州之
北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蘭等六國時趙邑邊也與地
要覽曰樓煩故城在今太原府崞縣東鄆縣名
今趙州高邑是也又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 質實
一統志云房子戰國趙之邑名漢置房子縣屬常山
郡晉置趙國治房子後魏屬趙郡北齊省隋復置唐
改臨城縣屬趙州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真定
府黃華山名在彰德府林縣西二十里一名林慮山
山有三峰名僊人樓玉女臺魯般門下有黃華谷北
巖出瀑布又有抱犢固馬鞍山樓霞谷金王庭筠嘗
隱居於此樓煩古地名春秋屬晉後為樓煩胡所據
趙滅樓煩以為縣秦屬太原郡漢因之三國魏屬新
興郡後魏於此置嵐州因山為名隋為奇嵐鎮屬樓
煩郡唐置嵐谷縣及奇嵐軍宋因之金改為州元初

省入嵐州後省入管州本朝初置奇嵐縣後改為奇嵐州屬太原府部古邑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漢為鄆縣屬常山郡隋分置柏鄉縣遂取漢柏鄉之名屬樂州後改屬趙州宋省柏鄉為鎮後復置縣金隸沃州元隸趙州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乙卯

九年

秦昭襄王稷元年

趙君畧中山及胡地遣使約秦韓楚

魏齊并致胡兵

書法

於是趙武靈王不肯稱王命國人謂已曰君可謂賢矣綱目書曰趙君成其美也

○楚齊韓合從考異

提要及胡地下作林胡獻馬楚齊韓復合從

丙辰 十年彗星見○趙伐中山取數邑中山復獻四邑以

和

書法

書復獻何甚趙也既取數邑又要割地趙亦已甚矣他日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

黨趙又割地以和報王五十六年反復之理宜也綱目前書復獻後書又割其為世戒明切矣

○秦魏冉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于魏

秦庶長杜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而悼武后出歸于魏王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冉遂為政威震秦國

書法

君之嫡母何惠文后也故君之妃何悼武后也稱嫡母則芊氏非嫡矣稱妃則悼武非王

矣故曰綱目之脩名分而已矣終綱目母后書弑九詳漢靈帝中平六年

丁巳十一年秦楚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集覽

黃棘正義曰地

名也在房襄二州之境上庸地理志漢中郡有上庸縣括地志云今房州竹邑及金州是

質實

一統志云

上庸周之國名春秋時屬楚秦置上庸縣漢屬漢中郡晉為上庸郡治梁析置安城縣西魏始改竹山縣隋屬房陵郡唐初房州治此後徙治房陵宋以上庸縣省入元仍舊本朝初併入房州後復置竹山縣改屬襄陽府

書法

入綱目百年矣未有書盟者此其書何武闕劫盟黃棘誤之也故謹書之

戊午十二年彗星見

書法

十年書彗見矣於是間一歲再彗復見焉綱目書彗十有七未有一世再見者一世再見

惟報而已然則周之終於報也決矣

○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取韓武遂集覽

蒲阪韋昭曰即蒲邑在河

東始皇東巡見長阪故加阪字魏世家注括地志云隰州隰川南四十五里蒲邑故城也晉世家曰蒲邊秦則蒲是晉地杜預曰今平陽蒲子縣是又蒲陽注見顯王四十一年晉陽魏世家作陽晉索隱曰紀年作晉陽正義曰晉陽是也史文誤耳括地志云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紫陽晉衛地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封陵索隱曰紀年作封谷括地志云封陵在蒲州武遂楚世家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索隱曰武遂城非河間國之縣則韓之平陽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

質實 一統志云蒲阪春秋晉之地名戰國時屬魏左右秦屬河東郡漢為蒲阪縣地後魏置河東郡

後周改為蒲州隋復為河東郡唐改蒲州屬河東道開元中改為河中府乾元初復為蒲州五代梁置護國軍

節度宋仍舊屬陝西路金初為蒲州後復為河中府
屬河東南路元因之本朝復為蒲州仍屬平陽府 ○

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於秦秦救之

初楚與齊韓合從至是齊韓親以楚負約合兵伐之
楚王使其太子橫為質以請救於秦秦人救之三國
去引

己未十三年秦魏韓會于臨晉秦復與魏蒲阪○楚太子
橫殺秦大夫亡歸

庚申十四年日食晝晦

書法

日食晝晦大變也安王之世嘗見矣於是再
見終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書晝晦者

三安王二十年是年漢呂氏庚申年周末
君二焉周安得不亡哉詳安王二十年

○秦取韓穰集覽

穰地理志南陽有穰縣今鄧州穰城
是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楚之別邑秦

初侵楚封魏冉
為穰侯即此

質實

一統志云穰古地名春秋時為鄧
侯國後屬晉戰國時屬韓秦為穰

邑漢為穰縣屬南陽郡後魏為南陽郡治又於此置荆
州隋初罷郡改荊州為鄧州大業初復改南陽郡唐為
鄧州天寶初改南陽郡乾元初復為鄧州五代梁置宣
化軍唐改威勝軍周改武勝軍宋復為鄧州屬襄陽府
金蜀開封府元屬南陽府本

○蜀守叛秦秦誅之考異

朝以穰縣省入仍屬南陽府
提要無集覽蜀守秦本紀作蜀侯正義曰時秦伐蜀置
此七字守矣其守名輝或作渾華陽國志作軍

○秦韓魏齊伐楚殺其將唐昧取重丘集覽

重丘地理
志平原有

重丘縣在冀州城武界漢武封
河間獻王子劉媯為重侯即此
質實一統志云重丘古地名在東昌府城

東南跨在平縣界春秋
諸侯同盟于重丘即此
○趙伐中山中山君奔齊集覽

中山君藏國策注云史不世不
名諡又注見晉穆帝永和七年

十五年秦公子悝質于齊○秦芊戎大敗楚師殺其

將景缺取襄城楚使太子橫質於齊以請平考異提要

秦大破楚師集覽襄城秦本紀作新城年表作襄城正義曰

于鄭之汜邑注質實一統志云襄城本春秋鄭汜地以

復置尋廢以縣屬許州宋屬汝州金元屬許州本朝因

襄城縣屬潁川郡晉置襄城郡後周置汝州隋俱廢唐

之改屬
開封府

壬戌

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

父

初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梭納吳廣之女孟姚有寵生子何覺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國焉使肥義為相國傳王而自號主父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為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闕矣秦人大大驚

書法

書少子何譏也趙君之禍始此矣故書廢之例二廢太子某者不宜廢之辭也太子某廢

者宜廢之辭也凡廢立聯書所廢因所立也是故有少子何而後太子章廢有東海王陽而後太子彊廢有皇子肇而後太子慶廢有少子深而後太子湑廢綱目皆聯書之著所因也書廢太子十一趙太子章漢景帝太子榮光武帝太子彊章帝太子慶安帝太子保吳太子和晉惠帝太子暹陳後主太子湑唐高宗太子賢玄宗太子瑛文宗太子成美書以罪廢二魏太子恂有罪唐太子承乾謀反廢書以一唐高宗太子忠廢書黜一唐昭宗太子裕為臣所廢一司馬頴廢太子草書傳始此終綱目書傳七趙主父親主弘齊主湛齊主緯周主贇唐睿宗順宗

發明

太子不可廢也而廢之少子不可傳國也而傳之直筆于此其義自見趙君亦何詞以掩

其失哉沙丘

之及宜矣

齊魏會于韓○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槐于武關執

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橫考異

提要書曰秦誘楚君槐于武關劫之以歸楚請太子

橫於齊而立之

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遣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而今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睢屈平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劫之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

中郡楚王怒不許遂留之時楚太子橫方質於齊楚大臣相與謀曰吾王不得還而太子在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人或欲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其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其人曰郢中立王吾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王卒用其相計歸楚太子楚人立之初屈平為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而晷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

集覽

昭睢姓名楚之族屈平楚武王子瑕食米於屈因氏焉平其後也高平曰原故

以死
名平字原子蘭楚懷王稚子之名要以要約也文穎曰劫也巫括地志云巫郡在夔州東百里後為南郡

邑三國吳置建平郡應劭曰巫山在巫縣西南郢中立王謂楚別立新王也與其新王市言與我地則我與新立之王殺所質太子是猶與新王為市交易左徒官名正義曰猶今左右拾遺離騷索隱曰騷一音蕭王逸曰離別騷愁也班固曰離遭也顏師古曰援動曰騷晦菴曰班顏之說是也汨羅賈誼渡湘賦注汨莫歷反又音博索隱曰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故曰汨羅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東北六十里春秋羅子國

質實

一統志云巫戰國楚之郡名秦改巫縣屬南郡漢因之晉

於此置建平郡隋罷郡改縣曰巫山屬巴東郡唐屬夔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屬夔州府汨羅江名在長沙府湘陰縣北十里源出豫章流經湘陰縣分二水一南流曰汨水一經古羅城曰羅水至屈潭復合故曰汨羅西流入湘荆楚歲時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祭之

書法

前書誘執公子卬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甚秦詐也楚君何以名失地也

發明

秦自商鞅誘執魏將於是拱手而得河西之地卒以此蠶食山東得志天下今復誘楚君

于武關執之以歸其為詐益加於前矣世德下衰暴亂肆行已非一日蓋自春秋昭十一年楚子虔誘殺蔡侯般于申始有詐誘之事聖人深貶而名之然蔡般有弑父與君之罪在所當誅而春秋猶不之予者惡其誘也至昭之十六年楚平復誘戎蠻子殺之春秋亦直筆而書則其惡楚尤為可知去之二百載其孫槐乃誘執于秦出乎爾者必反乎爾是豈果無天道乎夫國君有社稷人民之重乃輕棄其國以與讎敵親可謂無謀之甚者名以貶之豈以其偶罹橫逆而怒其失地之咎哉彼秦人肆其虎狼之暴既以重兵伐取其城又從而脅誘其君置之死地而後已異時楚雖三戶亡秦必

楚天理至是尤為益明綱目書誘書
執其惡秦之意深得春秋惡楚之旨

秦以齊田文為丞相

秦王聞文賢使
請於齊以為相

十七年

楚頃襄王橫趙
惠文王何元年

田文自秦逃歸

或謂秦王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王因
文欲殺之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其狐白裘
而文先以獻於秦王矣文客有善為狗盜者盜裘以
獻姬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文至闔闔法鷄
為乃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集覽狐白裘章
為鷄鳴者野鷄皆應之文乃得脫歸昭曰以狐
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太史公
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趙簡子曰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記玉藻曰君衣狐白裘士不衣狐白注狐之白者少以少為貴也說者謂此天子諸侯燕居之也

發明

逃者匹夫之事田文身為齊臣且又齊之族屬是時秦方有併吞天下之志文當告於齊

君力辭其請縱使齊君迫於秦而不從則當於入秦之後辭諸秦君可也安有鄰敵羈旅之臣一旦入人之國驟居相位而無危辱之禍哉綱目上書秦以齊田文為丞相曰田文而繫之齊者明其不當為丞相也下書田文自秦逃歸不曰秦丞相者不予其相秦也文招致賓客數千人卒不免匹夫之辱僅脫虎口亦果何益於事哉

秦伐楚取十六城

楚人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
有王矣秦王怒伐之取十六城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河東
三城以和三國乃退

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昭王謂丞相
樓緩公子池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
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
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
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
曰惜矣吾受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
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乃使公子池
以三城講於三國初孟嘗君欲借兵食於西周蘇代
為西周謂孟嘗君曰君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疆
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

齊危矣君不如令敍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
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敍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
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
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為和秦得無破而以
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
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
講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懷王蘇氏曰戰國以詐
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
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
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為名兵
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解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
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兵
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霸惜
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
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
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

有大義而屈集覽宛音駕正義曰今鄧州縣括地志於不義哉

集覽

云南陽郡邑古申伯國城在宛大

城南其西南二縣皆故宛城也葉音式涉反正義曰汝州縣古葉公國南陽葉縣是水經注云本楚惠王

封諸梁子兼號葉城即子高之故邑薛公田文襲父爵封薛故號薛公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山東難秦

難猶畏也謂不敢輕易於秦也正誤難秦今按難去聲猶難疑荅問之難謂以文告之辭責之也

質實

一統志云宛古地名本周時申伯之國春秋時屬晉戰國時為韓宛邑秦為宛縣南陽郡治此

漢因之後魏改上陌縣後周改上宛縣隋初改南陽縣屬鄧州唐初廢縣置宛州尋罷州仍以縣屬鄧州

唐末以向城縣省入五代及宋皆因之金為申州治所元改州為南陽府仍置縣屬焉本朝因之屬南陽

府葉古地名商為應子之國周為應鄉春秋為楚地遷許于葉即此後為沈諸梁邑漢置葉縣晉改屬南

陽國北齊置襄州東魏置定南郡後周廢襄州置南
襄城郡又廢定南郡為縣隋初郡廢以縣屬許州後
以定南縣省入唐初於此置葉州州罷仍以縣屬許
州後析置僊鳧縣屬僊州尋罷僊州及省僊鳧縣宋
屬汝州金屬裕州元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南陽府

書法

乃者何緩辭也伐秦之得志此而已然則予
之歟非也惡秦而已矣按通鑑是年不書三

國伐秦而於十九年書齊魏韓趙宋同擊秦至鹽
氏而還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綱目十九年
無所書而書三國伐
秦於是年本遼史也

發明

按史遷年表赧王十七年於齊魏韓之下具
載伐秦及河渭絕一日之事又考之秦紀齊

世家亦俱載秦割地以和之實至田文一傳尤為
詳悉且曰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

其事甚明然通鑑乃不載此參之考異目錄皆無之豈亦別有異說耶綱目書之詞繁而不殺然不書三國為楚討秦何哉田文懷怨秦之私借楚為詞而又行之不力故特書割河東三城以和則見其沒於利而不反於義非真能討伐者也書法若此所以見師出不可無名為義不可不竟

趙君封弟勝為平原君

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為堅白同異之辯平原君客之孔子之玄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龍甚辯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集覽堅白同異莊子齊物篇人辭勝於理終必受詘故以堅白之昧終林希

逸口義云堅白注家以為堅石白馬之辯蓋曰堅則為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為馬言馬不必言白亦猶黃馬驪牛三也蘇秦傳注又曰龍泉水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齊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二說雖殊皆辯者之事耳黃馬驪牛三見莊子天下篇白馬非馬見列子仲尼篇又莊子肱篋篇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又秋水篇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注公孫龍當時辯者之名也成玄英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亦如墨子墨守之義公孫龍之辯蓋將合異以為同故曰同異臧三耳三耳者如莊子天下篇所載雞三足之說今推廣莊子疏謂數起於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三名雖立然竟無實體故難可為三足也林希逸口義云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

者是為三矣今兩耳三耳豈不猶是一耳主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為三幾能令幾令並平聲

甲子十八年楚君槐自秦走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考異

提要書曰楚君槐自秦走趙追及之以歸

發明

楚君自武關見執至卒于秦皆書其名者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故也後此三十一年齊

君地之類皆同

乙丑十九年楚君槐卒于秦

懷王發病斃于秦秦人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發明

楚槐奄有六千里之國帶甲百萬地非不廣兵非不衆也一貪商於之地輕絕鄰好破軍

殺將虜地求和秦齊韓魏惡其反覆交伐其國甚
至以冢刷出質求救請平楚之削弱未有甚於此
時者秦乘其弊劫以好會執而留之走趙不納卒
死於秦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末派之弊一至於此
綱目詳而書之所以戒後世之人毋輕於棄信狗
利而忘義也若夫秦之無道則亦不待貶絕而惡
自見矣

丙寅二十年

魏昭王韓嬰
王啓元年

趙主父以燕齊之師滅中山歸

大赦酺五日考異

提要書曰趙主父
從燕齊滅中山

考證

歸大赦下當
補書境內○

謹按凡例曰凡恩澤皆書非
正統者曰赦其境內後做此
集覽
酺五日漢景本紀注
文頴曰漢律三人已
上無得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酒五日
服虔曰酺音蒲顏師古曰酺布也王者布德大飲酒也

按趙武靈王滅中山醜
五日是其所起遠也

書法

書醜始此終綱目書醜六是年秦初己卯年
漢景帝後元年唐高宗上元元年玄宗開元

元年二十三年書五日者
二年漢景帝後元年

○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弒主父於沙

丘考異

提要無於沙丘三字

趙主父封長子章於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
曰章黨衆而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
謀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子何不
稱疾不出毋為禍梯不亦可乎義曰昔主父以王屬
義也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
再拜受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

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李兌涕泣而出肥義謂信期曰公子章田不禮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自今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時吳娃死王愛弛嘗朝羣臣主父從旁窺之見故太子傑然也反北面詘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主父成兌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兌相與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主父欲出不得探雀穀食之三月餘餓死

集覽

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肥義報李兌曰必傳惠文王為王不可懼公子章田不禮而生異心使死

者復更變生并見在生者並見傳王無變令我不愧之若荀息也公羊傳僖十一年晉獻公愛奚齊卓子

使荀息傅焉於是殺世子中生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晉世家注索隱曰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背生時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生者見荀息不背君命而死不為之羞慙信期趙世家注索隱曰即下文高信也正義曰信音伸吳娃吳廣所納之女惠文王何之母娃娃嬴孟姚也娃於佳反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娃然僕力追反疚病也沙丘吳宮地理志鉅鹿有沙丘亭趙世家注沙丘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正誤**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今按本意謂凡受人之託其人已死已為生者誠能不負所託假使其人再生已之生者無愧若負所託則有愧矣諺**質實**一統志云沙丘吳與荀息意同集覽索隱皆誤**質實**宮即沙丘臺也在順德府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紂築沙丘臺多取鳥獸置其中衛靈公卒葬沙丘宮穿冢得石槨有銘云不

憑其子靈公奪我里子韋曰靈公之為靈也久矣秦始皇東巡回崩於沙丘皆此處

書法

前書廢太子不予其廢之也至作亂則書誅矣予成兌以誅書成兌以弑而罪之輕重各

當矣終綱目太子書誅三太子章趙太子宣後唐秦王從榮而以作亂書者二太子章秦王從榮

發明

章已廢矣而書故太子者不予主父之廢也既書故太子矣而不免於二臣之誅者作亂

故也二臣已討亂矣而不免於弑君之名者君臣之分不可廢也至於主父以強趙之君雄蓋一時而亦終於見及者廢嫡立少故也推原禍始特一吳娃爾自古溺愛衽席若此類者甚多前車覆後車進有天下國家者胡不觀之以為永鑒哉

秦以魏冉為丞相

丁卯二十一年秦敗魏師于解集覽

解地理志河東有解縣唐叔虞食邑也今

解州是質實

一統志云解古邑名春秋為晉之解梁城戰國屬魏漢為解縣屬河東郡後魏析置

安定縣西魏改曰南解縣屬絳化郡隋改為虞鄉縣屬

蒲州唐初改曰解縣貞觀初省入虞鄉後復置河中府

五代漢始置解州治解縣宋屬河東路後改屬陝西路

金於州置解梁軍後改保昌屬河東南路元仍為解州

屬平陽路國朝因之以

解縣省入屬平陽府

戊辰二十二年魏韓伐秦秦左更白起敗之拔五城考異

提要白起下
有將兵字
質實 一統志云白起郿人

韓魏伐秦魏冉薦左更白起將兵敗之于伊闕
殺虜其將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以起為國尉
集覽

左更秦官有左右更秦惠王爵樗里子右更索
隱曰秦第十四爵名也更工衡反左更未詳

己巳二十三年楚君迎婦于秦

秦王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代楚願飭士
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司馬公曰甚
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
父而昏其讎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
雖疆烏得陵之哉故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
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里而為讎
人役信哉

書法

入綱目王后不書列國夫人不書書楚迎婦
何病楚也秦不共戴天者也而妻其女國亦

不競甚矣前書楚君槐卒于秦此
書楚君迎婦于秦所以甚病楚也

發明

楚橫迎婦之舉司馬氏論之當矣然考之綱目自十六年書楚君槐誘執于秦即書楚人

立太子橫越兩年書走趙不納又一年書槐卒于秦首尾四年之間會未聞楚人有殺君父之意至是又四載矣大誓未復而寇敵益強此正痛心疾首誓不俱生之日今楚人安於不競畧無憤耻自強之志是以鄰國闕之益加橫逆而楚甘心為役至此極耳向使楚人能痛念君父之辱強於政治勉厲奮發義不圖存西向死敵則秦人方將屈服之不暇而何敢加以非禮哉然則迎婦于秦其事警之惡尚何咎之有哉

庚午 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秦君封魏冉為穰侯公子

市為宛侯公子悝為鄧侯考異

提要書曰秦封魏冉為穰侯羊戎為華陽君弟

金
市為高陵君
埋為涇陽君

辛未二十五年東周君如秦○秦魏冉伐魏魏入河東韓

入武遂于秦

魏地四百里
韓地二百里

壬申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六十一城考異提

漏秦集覽大良造秦官顏師古曰造成也音在早反索

字隱曰即大上造秦第十六爵名也今云大良
造或後又
變此名耳

癸酉二十七年冬十月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

已而皆去之考異

提要無遣使二字

齊王問於蘇代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

二日而復歸之

秦亦去帝號

書法

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為尊一也秦以伯爵借王亦既與周無別矣昭襄何意思及稱帝

豈非欲以是求加於周哉罪孰大於此者書曰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首其罪於秦也是故秦初稱王則書月其稱西帝則再書月秦之借綱目謹志之然則齊君聽蘇代之言受而不稱則賢也綱目無于解何稱之二日而後去之則與秦亦等耳故書曰已而皆去之已者既事之辭也必若劉虞然後可以書不受矣漢獻帝永平二年綱目書立為帝為皇帝五齊君恒山王弘劉玄盧芳

石墩
塘

發明

秦故伯壽也既僭稱公又僭稱王淫名奄於天子亦已極矣猶以為未足而稱帝焉且又

遣使帝齊何耶民無二王又安有二帝之理秦人僭侈之心固已不待呂政更號皇帝之餘而後見

書法若此足以知首惡之在秦矣可勝誅哉

秦攻趙拔梗陽集覽

梗陽趙世家注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索隱曰太原榆次

有梗陽鄉與杜說小別括地志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南分晉陽置一作杜陽必刊誤案杜陽乃扶風邑非趙

地質實

一統志云梗陽春秋時晉地名又名清源漢為榆次縣之西境隋始於梗陽故城置清源縣屬

并州以水為名大業初省入晉陽唐初復置金以晉州移治於此後復為太原屬縣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太

原府

甲戌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陽集覽

新垣曲陽趙世家注正義曰曲

陽故城在懷州濟源西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端的所在之處

質實

一統志云曲陽本春秋晉之邑名戰

國時屬魏秦廢之故城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南一十五里史記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國語王以陽樊賜晉即此

乙亥二十九年秦擊魏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募民徙

之考異

提要無秦出其人募民徙之八字

○秦敗韓師于夏山○齊滅

宋

宋有雀生鱗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
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
欲霸之巫成射天咎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為長夜之
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
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
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走沅溫

集

覽

雀生鱗雀依人小鳥也鱗字韻書無之疑必刊誤
業戰國宋策作雀生鱗鮑彪注云集韻鱗音欺今

江東呼鵠鵠為鷓鴣今之角鷓也孔子家語曰存亡
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殷帝辛之世雀

生大鳥占之曰以小生大則國必王於是帝辛介雀
之德不脩國政殷國以亡溫地理志河內溫縣正義

曰今懷州溫
城屬益州

正誤

雀生鱗今按說苑作鷓字
林云鷓屬恐古字亦作鱗
質實一統

志云溫古邑名周為蘇忿生之封邑東周為畿內邑
漢為溫縣屬河內郡後廢隋復置屬懷州唐初置平

州尋復為縣屬懷州改屬洛州後又屬益州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懷慶府

丙子三十年秦會楚于宛會趙于中陽集覽

中陽地理志西河中陽縣

括地志云中陽即西陽在汾州隰城南

質實

一統志云中陽古邑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後屬秦

漢為茲氏縣地屬太原郡三國魏始置中陽縣屬西河郡晉省入隰城縣後魏屬真君郡又分隰城置永安縣

北齊省後周復置隋屬汾州唐貞觀初改孝義縣因縣人鄭興有孝義故名宋改中陽縣尋復為孝義縣金元

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汾州

○秦蒙武擊齊拔九城質實

一統志云蒙武齊人父驚

自齊歸秦故為秦將恬其子也

○齊殺孤咄陳舉燕使亞卿樂毅如趙

考異

提要無亞卿二字

齊湣王滅宋而驕乃侵楚及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
狐咥正議斷之檀衝陳舉直言殺之東閭燕昭王日
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乃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
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
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啗秦連楚
集覽 狐咥姓名
及魏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
咥音况遠

反啗秦啗者進說之義索隱曰啗與啗通
以利誘之也諸侯害言忌也猶言患之

書法

兩國事也其不殊之何此特筆也齊方殺言
者樂毅方約趙合而書之綱目之垂戒深矣

發明

春秋魯宣九年書陳殺其大夫洩冶左氏穀
梁載其以諫見殺先儒釋之以為殺諫臣者

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夏舒弑君楚子
滅陳之端以垂世戒今齊殺狐咥陳舉以分注考
之則咥正議者也舉直言者也綱目上書齊殺二
臣下書齊君出走見殺其為世戒可謂深切著明

也矣後之欲殺諫
臣者可不鑒諸

丁
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

臨菑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毅下齊七十餘城燕

封毅為昌國君考異

提要殺當作弒今按篡賊例曰君出走而弒之曰某君出走某弒之

注云淖齒之類據明年書齊人討殺淖齒竊意當從提
安為是蓋炎狄殺其君長皆以弒書况中華列國之君
乎尹氏發明曲為之

考證

殺當作弒

燕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師以
伐齊戰於濟西齊師大敗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
畧宋地部趙師以救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
曰齊大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收取其

逢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
名無損於齊無益於我而結深怨後必悔之穀曰齊
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疾
虐百姓怨懟今因其軍破而乘之則其民必叛而齊
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而撫其民
則難慮矣遂進軍齊果大亂湣王出走殺入臨菑取
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穀
為昌國君留狗齊城未下者齊王之衛衛君辟宮舍
之稱臣共其王不遜衛人侵之去奔鄒魯又有驕邑
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齒
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
方數百里而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
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
得去則闕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
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
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樂

殺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入使人
請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蠋曰吾聞忠臣
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吾退耕於
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與其不義
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死毅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寬賦
斂除暴令修舊政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
前軍循太山東至海畧琅邪右軍循河濟屯阿鄆以
連魏師後軍旁北海而撫千乘以中軍據臨菑而鎮
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封王蠋之墓六月之間下齊
七十餘城皆為郡縣荀子曰國者天下之利用也人
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安也大榮也
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
不如無之及其基也索為匹**集覽**逐北服虔曰人好
夫不可得也齊洛宋獻是也陽而惡陰北方幽
陰之地故軍敗曰北左傳楚侵庸七遇皆北杜預注
軍走曰北北如字一音佩劇辛姓名也臨菑菑通作

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隋置淄州括地志云
青州臨菑縣一名齊城古營丘地今益都屬縣祭器
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葬器等因
謂此為祭器昌國地志齊郡有昌國縣括地志云漢
武更山陽為昌國今曹州城武東北三十二里梁丘
故城是正義曰故城在淄州淄川東北留狗狗廵師
宣令也共其共居用反猶言供張也走莒走音奏疾
趨也莒今益都莒州是古莒子國郭周四十餘里淖
齒索隱曰淖姓也楚人江都易王傳有美人淖姬蘇
林注淖音泥淖之淖尼教反徐廣曰多作悼齒疑誤
千乘博昌棠地志二邑皆屬青州樂安郡樂安今棣
州是故城俱在正義曰乘去聲羸博之間記禮弓延
陵季子通齊其長子死葬於羸博之間注羸博齊地
今泰山縣是正義曰故羸城在兗州博城東北擢王
筋擢引也抽出也宿昔棠集韻宿夜也左傳為一昔
之期注一昔一夜也畫邑人王蠲劉熙曰畫音獲齊

西南近邑因澧水為名索隱曰畫胡卦反蠋朱玉反
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棘邑也
又名畫邑王蠋所居禮逸民禮以禮遇之也何晏曰
逸民者節行超逸也林少穎亦以逸為俊逸之逸如
俊民之義非隱逸也循泰山循行順也拊循其民也
泰山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略琅邪略謂行而取之
用功力不多也琅邪郡今沂州是山在海州朐山縣
東北正義曰今兗州東沂州密州古琅邪地山在密
州東南百三十里琅邪臺基在上下齊索隱曰彼自
歸伏曰下正義曰以兵威伏人曰下秦也秦音其窮
極之也**正誤**循泰山今按循緣山而行也率西水
時也**一統志**云臨淄春秋齊邑名本營丘之地秦屬齊郡
漢置營陵縣為北海郡治東漢又置臨淄縣為齊國
治北齊省臨淄入益都縣隋復置臨淄縣屬北海郡
唐屬青州宋屬鎮海軍金屬益都府元併入益都縣

後復置國朝因之屬青州府莒古莒子國也春秋時屬齊戰國末屬秦漢置莒縣為城陽國治東漢屬琅邪國魏於莒縣置城陽郡晉及後魏以縣屬東莞郡北齊屬東安郡後周置莒州隋罷州以縣屬琅邪郡唐置莒州後罷宋以縣屬密州金復屬莒州治莒縣元仍舊國朝省莒縣入焉改屬青州府十乘春秋時齊邑名即古之廣饒地秦滅齊置十乘縣漢改為樂安縣屬十乘郡東漢屬樂安國晉廢之劉宋復置隋省入十乘縣後移十乘於廣饒地唐置萊州尋罷州以縣屬青州金屬益都府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青州府博昌春秋時齊邑名即周之薄姑地秦滅齊置博昌縣漢因之屬十乘郡東漢屬樂安國北齊改樂安縣隋復改曰博昌唐省樂安安平二縣入焉五代唐始改曰博興宋屬青州金屬益都府元陞為州國朝降為縣改屬青州府畫邑故城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北二十里益子去齊宿於畫即此琅邪春秋齊邑

名秦滅齊置琅邪郡漢晉因之後魏於此置北徐州
後周改沂州以城臨沂水故名隋置臨沂縣改州為
琅邪郡唐復為沂州天寶初改琅邪郡乾元初復為
沂州宋金因之元屬益都路後以臨沂縣省入國朝
改屬兗州府故城在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
里琅邪山下王燭墓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廿里愚公
山

書法

名齊君何失國也故泮齒書其相而不書弑
然則蜀侯何以不名史失之也蓋戰國之世

多闕矣綱目失地不
書弑二蜀侯齊君地

發明

自赧王元年齊因燕亂伐取之孟子嘗勸齊
君謀於燕衆置君後去而齊不能用也至是

蓋三十年矣燕君日夜撫循其民其謀齊之心無
頃刻置殆與勾踐謀吳同一軌轍齊湣方且滅宋

王偃而驕侵暴鄰境謀并二周由是燕得以合諸侯之兵一舉而墟其國其視齊宣之破燕為益烈矣天道好還詎不信耶綱目於殺書上將軍者見其行兵有正大之意也四國之師書以者著燕之得衆也津齒實弑而書殺者正齊君自取滅亡之罪也然則燕兵正乎曰非正也是亦報復之舉爾孟子謂春秋無義戰况戰國乎使燕誠有雪耻先君之志則當伐齊之時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聲齊人暴蔑之罪發齊洛并周之謀仗義致討執其君而歸之京師以聽天子之所自為則齊桓晉文之功復立而諸侯服矣不此之思而利其土地取其器物則是以暴易暴庸愈乎哉故繼書下齊七十余城以著其兼并之實他日復為齊有尚誰責乎

秦魏韓會于京師

書法

前書諸侯會于京師矣於是再見天威咫尺而莫之朝焉書會于京師罪不王也前不序

矣此其序之何貶於其事端餘者因而錄之適足以見其罪也

戊寅三十二年

齊襄王法章元年

秦趙會于穰

○秦拔魏安城兵

至大梁而還集覽

安城地志云汝南郡有安城縣括地志云故城在豫州汝陽東南七十里

或云在鄭州原武東南二十里

○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

保莒城考異

按凡例治其臣子之叛亂者書討討而考殺之曰誅則此當書齊人討淖齒誅之

證

殺當作誅○謹按凡例曰君出走而弑之曰某君出走某弑之註云淖齒之類綱目特正淖齒之罪而立

此例可謂著明矣凡例又曰非正統而治其臣子之叛亂者曰討討而殺之曰誅今諸刊本於齊君書殺而不

曰弒於淖齒書殺而不曰誅此因舊文未經更定非朱
子之本意也若弒君者曰殺討罪者亦曰殺則凡例不
必立提要不必書矣尹氏發明曰淖齒實弒而書殺者
正齊君自取滅亡之罪也又曰前不書弒者著齊湣驕
是之罪後書討殺者正淖齒弒逆之謀豈尹氏不考凡
而曲為之說歟抑不見凡例而附會其說歟是不可
以不正也苟為不正則恐後之為人臣者指其君為驕
暴自取滅亡而妄起叛亂之謀何以為亂臣賊子戒哉
今改推本義例以正其誤殺齊君曰弒殺淖
齒曰誅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其斯之謂矣

淖齒之亂湣王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傭敷
女竒法章狀貌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湣王從者
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
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
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
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

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潘王子欲立之法章疑懼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集覽**太史敦家傭業史記田完世昔躍一音皎傭雇作也據戰國齊策作太子逃太史之家為漑園注云太史姓后氏有此不同疑齊策注為得之又解見後君王后

書法

齊君不書弒矣此其曰討何不討則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矣是故蜀侯不書弒而蜀相

莊書誅齊君不書弒而淖齒書討所以示天下之大戒也

發明

前不書弒者著齊潘驕暴之罪此書討殺者正淖齒弒逆之誅

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

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欲勿與畏秦疆欲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城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城乃給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歸之趙王以為上大

夫集覽

和氏璧卞和楚之野民韓子曰和得璞於楚山中獻之武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則其左

足文王立和又奉璞獻玉人又曰石則其右足成王立和抱璞泣王使玉人破之得寶藺相如韓獻子玄孫曰康食邑於藺質實一統志云藺因氏焉藺藺趙邑相如趙城人

書法

書使獻璧何非事也故相如不書官交譏之

衛君卒

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禡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
賜之席令大驚以為神又使人過闔市賂之以金既
而召闔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道之闔市大恐又
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墮已也乃貴薄疑
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衛有胥
靡亡之魏嗣君使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易
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
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
雖失十左氏無害也荀子曰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
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
者也未及脩禮也故脩禮者王
集覽泄姬姬姓泄音
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薛如耳姓名先
為魏之大夫見魏世家注胥靡有罪之人晉灼曰胥
相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罪不至扑刑者令
衣褐帶索相連以執役也劉原父曰胥靡說文作緡
縻謂拘縛之也莊子庚桑楚篇胥靡登高而不懼林

希逸口義云胥靡城旦春之人也又則陽篇築十仞之城此胥靡之所苦也左氏都邑名顏師古曰凡邑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也

己卯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辰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集覽

石城地志云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

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縣是

○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喻止

之考異

提要書曰王使東周公喻楚止其兵

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

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蝕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

集覽

共主索隱曰周為天下共

所宗主虎肉臊而兵利身索隱曰謂虎以爪牙為兵而自利於防身也劉伯莊曰虎之爪牙如兵之利刃在身其肉雖臊而人猶攻之者以其皮之所在也傳器索隱曰傳國之器謂九鼎也

發明

楚自屈匄敗亡之後國兵連破未幾其君執元于秦其子繼立為雖人役方且自救覆亡

之不暇乃於此時而欲謀周可謂不自量之甚矣前史止述楚欲圖周之意至綱目始正其謀入寇之名則楚人之罪可勝誅哉雖然楚之關周非一日矣蓋自熊道偃號稱王王孫滿問鼎輕重世有無周之心至於衰世猶為此舉羸豕躡其罪固不在羸秦之下蠢爾蠻荆大邦為雖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宜春秋
以夷狄待之

辛三十五年秦白起伐趙取代光狼城司馬錯因蜀伐

楚拔黔中楚獻漢北上庸於秦考異

提要無於秦二字

集覽

光

城名本中山地趙武靈王取之其地在代括地志云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

質實

一統志云光狼

城在澤州高平縣境

書法

因者何所從道也伐未有書所從道者此其書因蜀何終錯計也先是秦議伐國儀請先

韓錯請先蜀既而伐蜀取之於是因蜀以伐楚則錯之本謀也

壬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集覽

鄢於廣反

地志潁川有鄆陵縣服皮曰鄆陵鄭之東南地正義曰
鄆音偃括地志云故鄆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古鄆
子國漢惠改率道曰宜城鄆地志南陽有鄆縣今鄆州
是晉太康地記云周宣王舅所封故鄆城在襄州安養
北二十里春秋鄆國西陵即夷陵也又名峽口今峽州
是徐廣曰漢屬江夏括地志云故城在黃州黃山西二
里
質實 一統志云鄆春秋楚之邑名秦為卽縣地屬南
郡漢置宜城縣晉襄陽郡治北劉宋屬華山郡
梁改為率道縣隋屬襄州唐屬都州尋改屬襄州以漢
南縣省入天寶中復改為宜城縣宋元仍舊國朝因之
改屬襄陽府鄆古邑名春秋時為鄆侯之國秦為穰邑
漢為穰縣屬南陽郡後魏為南陽郡治又於此置荊州
隋初罷郡改荊州為鄆州大業初復改南陽郡唐為鄆
州天寶初改南陽郡乾元初復為鄆州五代梁置宣化
軍節度唐改威勝軍周改武勝軍宋復為鄆州屬襄陽
府金屬開封府元屬南陽府國朝以穰縣省入改屬南

陽府西陵古邑名春秋時屬楚秦伐楚燒夷陵即此漢為縣屬南郡三國魏於此置臨江郡蜀漢改為宜都郡又改縣為西陵晉復曰夷陵梁兼置宜州西魏改為拓州後周又改為峽州隋初郡廢後改州為夷陵郡唐初復為峽州天寶初改夷陵郡乾元初復為峽州宋因之元改為峽州路國朝初改為峽州府尋改為夷陵州以夷陵縣省入

改屬荊州府

○秦趙會于澠池質實

澠池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

秦王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廉頗蘭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乃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

動趙王歸以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為將
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
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
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耻相如曰子視廉
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
如廷叱之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
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
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
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交楊氏曰古
之智者以小事大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
至乃棄國而逃之况一壁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
出此而欲以身死之可謂失義而傷勇矣及其完璧
而歸於趙亦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
雖勿往可也相如為國卿相挾萬乘之君以蹈危事
其智勇又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喘焉乃欲以頸血濺
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而或者謂

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集覽度道里會遇之禮

可謂大臣則吾不知其說也

畢度料也道里路

程也記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

曰會孔子世家以會遇之禮相見注會遇之禮禮之

簡畧也缶俯九反盛酒瓦器秦俗擊之以節樂爾雅

盜謂之缶注盆也五步之內記王制曰古者八尺為

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此言五步之內蓋言至

近也血濺蘭相如本傳注正義曰濺音贊字通作湔

左傳注音薦刎頸交刎斷也崔浩曰言交契深

重要齊生死雖斷頸而無悔是為刎頸之交也

燕君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君

入臨菑封單為安平君趙封樂毅為望諸君

初燕人攻安平臨菑市掖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傳

車轆及城潰人爭門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

免遂奔即墨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
并軍圍之即墨大夫戰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
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立以為將樂毅圍二
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
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
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尅七十餘
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
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
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
禮賢者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
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延群臣招賓客以
求報讐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
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國樂君之有非燕所得
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毅為齊王毅惶
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
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不

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
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
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
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
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
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
為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
惟懼燕人剝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
其言城中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
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
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
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
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
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
其角灌脂求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
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熟怒轟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

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
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王自莒入臨
菑王以太史敫之女為后是為君王后生太子建以
單為相封安平君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污吾
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
之禮○田單嘗出見老人涉淄而寒不能行解裘衣
之裘王惡之曰單將欲以是取吾國乎巖下有貫珠
者聞之言於王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下令曰寡人
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
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
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
牛酒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單而
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
乃使人聽於閭里閭丈夫之相與言曰田單之愛人
嗟乃王之教也王有所幸臣九人語王曰安平君與
王君臣無異而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禮天下之賢士

其志欲有為也異日王曰召相單來單所任貂勃聞之稽首於王曰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大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夫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反千里之齊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棧道木閣而迎王於城陽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為此也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安平君萬戶○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曰單以即墨餘卒破燕復齊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尅單乃懼問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織蒞仗鉞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

明日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
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
趙之奴隸况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號望
諸君尊寵之以誓勳於燕齊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
其敵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為計
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
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懼毀辱之
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
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
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
以毅子間為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竟卒於趙

集覽

以鐵籠傳車鞅徐廣曰傳音附鞅音衛索隱曰
傳者載其軸與鞅齊以鐵鏃傳軸末施轄於鐵

中以剝殺堅而易進也郭璞云鞅車軸頭也反間孫
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也凡軍之所欲擊

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
間者舍人之姓名吾之間必索敵間之來問我者
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用也騎劫姓名也騎奇
寄反劫訖業反前行句絕漢終軍傳臣宜當矢石啓
前行顏師古注行下卽反版鍾正義曰鍾初洽反鑿
也字與市通秦二世本紀大禹身自持築市君王后
戰國策君王后太史后氏女鮑彪注后姓也以其姓
后不可稱后后故曰君王后朝日朝旦也惴惴索隱
曰區區之義棧道木間棧棚也崔浩曰路險不容行
架木為棚而度名曰閣道魯仲連齊人也正義曰魯
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一日服千人有
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
巴曰先生之言有似泉鳴出城而人惡之先生勿復
言田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巴
遂終身不復談夜邑之奉益封田單以夜邑萬戶今
益都萊州掖縣是楚漢春秋有夜侯蓋達索隱曰地

志東萊有掖縣戰國齊萊注夜一作劇屬淄川又東
萊有掖有不夜疑夜字為掖不全或是不夜省不淄
淄淄與蓄通淄音繩淄水出淄州淄川縣淄水出益
都臨淄縣援枹鼓之索隱曰援引也枹音孚擊鼓杖
也自取枹而擊鼓觀津劉伯莊曰觀工喚反趙惠文
王封樂毅於觀津又齊敗魏觀津正義曰觀津本趙
邑後屬魏故城在冀州棗彊縣東南二十五里望諸
君望諸澤名本齊地後為趙所得樂毅自齊奔趙趙
人以此號之示其所從也戰國策望作藍禮職方氏
青州澤藪曰望諸注望諸明都也禹貢作孟豬按地
志在梁國睢陽東北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人交
既絕不談彼之短不潔其名索隱曰禮大夫去其國
不說人以無罪正義曰言不潔已名行而咎於君若
箕子不忍言殷之惡也毅子間索隱曰間紀閑反正
義曰間
音閑

正誤

惴惴今按惴惴恐懼
貌詩曰惴惴其慄

質實

一統志云夜
邑夜本作掖

春秋齊之屬邑秦屬齊郡漢置掖縣為東萊郡治所
晉屬東萊國北齊以曲城當利二縣省入隋至元並
為萊州治國朝因之改屬萊州府淄澠二水名淄水
在青州府城西五十里源出泰安州萊蕪縣原山流
達臨淄至壽光縣入濟水禹貢濰淄其道即此澠水
源出青州府臨淄縣西申門之申池即左傳所謂齊
懿公遊於申池者申池水一支西流者為系水一支
北流者為澠水左傳謂有酒如澠魯仲連謂田單騁
乎淄澠之間淮南子謂易牙嘗淄澠而別之者即此
皆北流入時水觀津戰國趙邑名樂毅受封於此號
望諸君漢置觀津縣屬信都郡隋省之
故城在真定府武邑縣東南三十里

發明

書燕君卒樂毅奔趙田單盡復齊地文無貶
詞然不書騎劫代將者所以見燕昭君臣伐

齊未得其道無以服齊人之心故燕君甫卒樂毅
一奔而齊地已復固非止於騎劫代將之失也夫

以齊宣之強乘燕噲之愚而取之孟子猶謂以燕
伐燕况燕以弱小之國借助諸侯一旦兼并強大
之齊固非諸侯所樂正使燕昭不死樂毅不奔亦
未保其果有堅凝之理矧又繼以燕惠之庸乎具
敗宜矣

薛公田文卒考異

提要田文卒下有齊魏滅薛四字

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為
相與諸侯共伐破齊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
侯無所屬襄王畏之與連和至
是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

書法

不書齊薛公何薛或於齊也曷為卒之不容
於齊臣魏伐國襄王既復中立自固身死而

齊魏共滅之書
卒所以示戒也

欽定四庫全書

齊林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

卷一百一十

發明

田文齊之臣也而不繫之齊者著其背國自立之罪且非齊之所得臣也彼其招致游士

食客滿門而出相鄰敵覆其宗國乃無一忠信之人諫止其惡卒之長俚中立無所附麗肉未及寒

宗族夷滅然則賓客皆妄人也已何足貴哉

癸未三十七年

燕惠王元年

秦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徙都

陳秦置南郡封起為武安君集覽

郢括地志云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紀南

故城是楚文王所都郢也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東北六里夷陵南郡邑括地志云峽州夷陵縣在荊州西

陳今陳州括地志云伏羲所都今陳州宛丘縣是故城

質實

一統志云郢古邑名春秋時為楚郢都秦

拔郢置南郡漢初改為臨江郡後置荊州刺史南郡隸焉三國初屬蜀後屬吳晉初改為新郡尋復曰南郡東

晉以為重鎮隋初州郡俱廢尋復置荊州治江陵大業
初復為南郡唐初改為荊州天寶初改江陵郡上元初
改江陵府宋置荊湖北路淳熙初改為荊南府元初改
江陵路後改中興路國朝改為荊州府隸湖廣道夷陵
春秋楚之邑名秦伐楚燒夷陵即此漢為縣屬南郡三
國魏於此置臨江郡蜀漢改為宜都郡又改縣為西陵
晉復曰夷陵梁兼置宜州西魏改為拓州後周又改峽
州隋初郡廢後改州為夷陵郡唐初復為峽州天寶初
改夷陵郡乾元初復為峽州宋因之元改為峽州路國
朝初為峽州府後改為夷陵州以夷陵縣省入改屬荊
州府陳伏羲所都之邑名周封舜後於此為陳國秦為
潁川郡地漢置陳縣淮陽國治此晉於此置豫州後魏
置陳郡又置北揚州治項縣北齊改為信州後周改曰
陳州隋廢陳郡改縣曰宛丘後改州為淮陽郡唐復為
陳州五代晉為鎮安州周為鎮安軍宋宣和初陞淮寧
府金元復為陳州並以宛丘縣為附郭國朝省縣入州

改屬開封府

發明

郢楚之國都也夷陵楚之墳隴也拔而焚之其辱甚矣楚至是且不能自保乃知前日之

謀周其悖繆為如何哉比而書之罪益著矣

甲三十八年秦置黔中郡集覽

黔中郡注見周顯王七年

乙酉三十九年

魏安釐王元年

秦白起伐魏拔兩城○楚復取江

南十五邑

楚王收東地兵復取秦所拔江南十五邑為郡以距秦

魏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

丙戌四十年秦魏冉伐魏韓救之大敗魏納八城於秦秦復伐魏圍大梁魏又割温以和

秦敗韓救兵
斬首四萬

書法

復伐何甚秦也又割何甚魏也納城而復伐伐而又割秦之無厭魏之不振益甚矣故詳

書之

丁亥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魏冉伐魏拔四城

斬首
四萬

戊子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

和考異

提要此句下有秦使楚使者黃歇歸約親於楚

秦救韓敗趙魏之師斬首沈辛十五萬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矣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王不聽卒以南

集覽

南陽今懷州是徐廣曰河內郡脩武縣古名南陽始皇更

名河內此本魏地其荊州之南陽屬韓欲璽謂以地事秦欲得封之而受其璽璽印也古者尊卑通用至秦漢以後始專名王者印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博者局戲也即陸博也以五木為股有梟虛雜積塞五者為勝負之采晉謝艾曰梟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正義曰博股有刻為梟鳥形者梟為最勝

也便宜也得梟則宜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戰國策作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注食者行暴也握不行

也脩武注一統志云脩武本商之寧邑周武王見前南陽質實伐紂勒兵於寧故曰脩武秦更名曰

南陽城漢置脩武縣屬河內郡東魏置廣寧郡又置西脩武縣尋省北齊移縣治西脩武故城隋又移治

濁鹿故城唐仍徙治西脩武屬懷州宋省入武陟縣尋復置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懷慶府

發明前年方書秦伐魏韓救之是年乃書趙魏伐韓果何理邪是時秦有虎狼之暴列國正宜

同心相卹救患分災猶恐弗及而魏乃背秦恩義自伐與國烏得而不亡哉直書于冊其惡見矣

巳四十二年韓桓惠元年楚太子完質於秦

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楚使者黃歇至秦聞之恐其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

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暴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王又兼韓服魏割濮磨之比注秦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掾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疆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且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妬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而欲資之與攻楚此正吳之信越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則韓魏必為關內之侯注地於齊則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

之使敬歸約親於楚楚復集覽物至則反冬夏是也

使歌侍太子完為質於秦正義曰至極也極則

必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危累暴是也致言取物置之物上也葉劉向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左右莫敢諫荀息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而見之荀息曰臣不敢諫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子試作之荀息乃正顏色定志意而作之左右懼懼息靈公氣息不續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國用空虛社稷將亡靈公即壞其臺二垂正義曰言極東西濮磨並魏地濮水出濮陽南經鉅野入濟索隱曰磨近濮注秦齊之要索隱曰注謂以兵截之也戰國秦策注作斷絕楚趙之脊劉伯莊曰言秦得魏地則楚趙之從絕王之威亦單矣單亦作殫索隱曰盡也言王之威盡行矣肥仁義之地高誘曰肥猶厚也地猶言道狐涉水濡其尾春申君傳注正義曰言狐惜其尾每涉

水舉尾不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也
易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象曰濡其尾不續終也
注汔許訖反伊川傳曰汔壯勇貌狐能渡水其老者
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水聲懼其陷也小者未能畏慎
故勇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朱氏附錄曰不續
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
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齊右壤正義曰謂
渭州之西北一經兩海要約天下索隱曰西海至東
海皆是秦地東西為經故稱一經正義曰經言橫度
中國東西也要約所以結信也戰國秦策作一注兩
海要絕天下高誘**正誤**二垂今按是時極東為齊國
曰要絕謂中斷也非秦所有二垂疑指西與南
蓋秦國在西先滅蜀又伐**質實**一統志云黃歇楚人
楚取漢中黔中兩郡地濮水在大名府開州
東南六十里即莊子垂
釣處磨水未詳出處

秦置南陽郡集覽

南陽郡注見秦二世三年

○秦魏楚伐燕

庚寅

四十四年

燕武成王元年

趙伐齊

辛卯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奢擊却之趙封奢為馬

服君

初趙奢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威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閼與王召群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阨難救奢曰道遠

險隘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關與而還

集覽

關與索隱曰音曷余

趙封奢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
在上黨沾縣西正義曰關於連反與音預聚落名也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西北二十里又儀州順和縣城亦云韓關與邑二所未詳又洛州武安西五十里有關與山蓋是已樂乘樂毅之子乘平聲將勇者

勝索隱曰將方來也方來者勇故勝馬服君正義曰
因馬服山為號也山在邯鄲西北十里虞喜志林云
馬兵之首也號曰**正誤**將勇者勝今按將**質實**一統
馬服言能服馬也**正誤**者料度將然之詞**質實**志云
關與城名在沁州城西北二十里史記趙奢大破秦
軍解關與之圍即此地漢曰關與聚俗呼為蘇村趙
奢趙人

秦伐齊取剛壽

穰侯言於秦王使客卿竈**集覽**客卿竈客卿戰國時
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集覽**官名為他國遊宦者
設竈名也失其姓剛壽剛縣屬濟北郡壽即鄆州壽
張縣括地志云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陶邑魏冉
先封穰復益封陶今濟陰定陶縣是括**質實**一統志
地志云濟州平陰東三十五里有陶山**質實**云剛壽

古之二邑名剛即魯之闕邑漢置剛縣屬泰山郡晉改剛平縣後魏省之故城在兗州府定陶縣東北壽即魯之良邑漢為壽良縣屬東郡其治在今縣南九十里東漢改為壽張縣隋屬濟州後屬鄆州唐於此置壽州并增置壽良縣尋俱省宋屬東平府金元仍舊國朝初省入須城陽穀二縣後復置壽張縣改屬兗州府陶邑本充所居之邑春秋時屬齊秦滅齊置定陶縣漢初屬濟陰國後陞為定陶國元魏改為西兗州治所隋屬濟陰郡唐初屬曹州尋降為定陶鎮宋置廣濟軍兼置定陶縣熙寧中軍廢以縣復屬曹州後復置軍金廢軍仍以縣屬曹州本朝初省入州後復置之改屬兗州府

秦滅義渠賈實

義渠國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二年

義渠戎王與秦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戎王於甘泉遂起兵滅義渠

秦以范雎為客卿考異

提要書曰魏人范雎入秦秦以為客卿

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賈以為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齊怒笞擊雎折脅摺齒置廁中雎佯死得出魏人鄭安平持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魏載與俱歸薦之王王見之離宮雎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雎曰非敢然也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苟可以少有補於秦而死臣不敢避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王跽曰是何言也寡人得見

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睢見左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湣王攻楚再闢地千里而尺寸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其罷敝而伐之齊幾於亡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王曰善乃以睢為客卿與謀兵

事
集覽

須賈姓名密須氏之後離宮天子出遊之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永巷正義曰宮

中巷名也宮中有長巷故名馬後改名掖庭巷或作衙離騷經五子用失乎家衙注家衙宮中之道所謂永巷也中國之處戰國秦策注言出入來往所由也**正誤**中國

之處今按處當讀去聲謂中國所在也

壬辰 四十六年秦攻趙闕與不拔

書法

不拔矣何以書著秦疆也秦自武王以來至是四十二年書伐國二十六未有不得地者

至是再攻闕與一書擊却一書不拔以是為異也故書而趙奢之功亦著矣

癸巳 四十七年秦伐魏拔懷

始用范雎之謀也

甲午 四十八年秦太子質於魏而卒

發明

太子國之家嗣朝夕視君膳者也質諸鄰國可乎然有不獲已者如楚太子橫太子完之

類為質於秦猶曰迫於強敵弗克自保云爾今秦乃以太子質魏何哉且其連年伐魏侵暴不已乃欲以是結歡將誰欺乎戰國之世締交合從更相傾覆大率若此故孟子曰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臣於此亦云

乙未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集覽

秦拔魏邢丘范曄曰得城為拔魏世家秦拔我

邢丘徐廣曰又作廩丘又作邢丘在河南平臯括地志云平臯故城在懷州武陟東南二十里本邢丘邑武王伐紂到于邢丘更名曰懷也邢丘今汝南新鄴是質實一統志云鄴丘古地名魏安釐王時秦拔我鄴丘即此漢置新鄴縣屬汝南郡後省之故址在鳳陽府潁州治八里

發明

秦自報王之四十年伐魏圍大梁割溫以和未幾又拔四城又割南陽以和矣至是未十

年間拔懷投邢丘兵無虛日魏地不盡秦寇不止所謂割地講和與夫質子結歡之意果安在哉惟合前後所書觀之則秦人譎詐反覆固自不言可知而魏人畧不之悟以亡其國然則後世欲恃和為固者可
以觀之矣

○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芊戎公子市公子悝以

范雎為丞相封應侯

范雎日益親用事因私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

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相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而弑湣王李兌管趙而囚主父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兌之類也且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臣見王獨立於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陽君羊戎高陵君市涇陽君悝於闕外以睢為丞相封應侯魏須賈聘於秦睢因辱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齊走趙匿平原君家

集覽

太后擅行不顧秦國策注謂專

擅而不顧王穰侯出使不報穰侯魏冉也秦國策注報白也言不白王而擅遣使出外也穰注見十四年

華陽涇陽擊斷無諱華陽君羊戎涇陽君公子悝秦國策注擊斷謂刑人也無諱言不避王也華陽在鄭

州管城南涇陽屬雍州高陵進退不請高陵君公子市進退由已不請於王大戴禮孔子曰古之大夫有

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注不請而擅行也高陵屬馮翊故城在雍州高陵西南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范睢傳注披片彼反上聲秦策注實木子也披襮之也此逸詩文下

文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危其主此二句因詩申之也淖齒管齊范睢傳注管典也言淖齒與齊權

而行弑逆也秦策注管猶管推之管專之也下管趙同

質實

一統志云華陽秦之縣名未詳所在

涇陽秦之縣名舊城在平涼府界以居涇水之北故名漢初屬安定郡惠帝改池陽縣屬左馮翊後魏徙

咸陽郡治此後周省縣隋罷郡復置涇陽縣屬雍州唐屬鼎州尋復屬雍州宋金仍舊元省入高陵縣尋

復置國朝因之改屬西安府高陵秦之縣名為左輔都尉治所漢隸左馮翊後漢左馮翊自長安出治高陵三國魏屬京兆郡唐初析置鹿宛縣尋省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西安府

書法

母后書廢始此終綱目太后書廢者三秦羊氏魏尚太后晉楊太后莫悖於秦君晉賈氏

以子廢母以婦廢
姑綱目所深誅也

發明

上書秦若廢其母逐冉戎下書以范睢為丞相封應侯則廢母逐諸臣乃睢之謀明矣夫

臣猶可逐也母可廢乎既正其為母之名則秦君之惡始著而睢亦與有其罪矣直書于冊其義自見

趙以公子勝為相

丙申五十年趙孝成王秦君母芊氏以憂卒

司馬公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用白起南取鄢郢東廣地於齊功亦大矣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如睢之言也睢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甥舅之恩睢真傾危之士哉

集覽

直欲得穰侯之處范睢直欲奪得魏冉之相位

書法

前書廢其母此書以憂卒而秦君之罪不可贖矣終綱目書太后以憂崩卒者三秦芊氏

晉庾氏符
秦強氏

發明

前已書廢矣而此猶以母稱者母無可廢之理不予秦君之廢也國君之母苟非得罪祖

宗其子安得而廢之况又因以憂卒乎直書于此所以著秦稷之罪也

秦伐趙取三城齊救却之遂以趙師伐燕取中陽伐韓

取注人

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
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
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
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
足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
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
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
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
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
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
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
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下

五

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愷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衣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孫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執重器多也今趙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師乃出

集覽 伐燕取中陽徐廣曰陽一作人正義曰秦師退 燕無中陽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里爾時屬燕注人韓邑括地志云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左師觸龍左師官名觸龍左師之名也趙策作觸讐長安君索隱曰孔衍云趙地亦有長安正義曰以長安善故以為號耳後封長安君以饒索饒即饒陽可知長安非地明矣孔說誤胥之入索隱曰胥猶須也殺梁傳曰胥其出也賤息舒祺兒子曰息賤息謙稱其子也舒祺其名補黑衣之缺趙策注尸祝之服所謂衽服漢張敞傳備卑衣三十餘年谷永傳擢之卑衣之吏如淳注羣臣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卑衣詩緇衣篇注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燕后趙女聘於燕必勿使反謂失意於燕乃反趙耳親梁傳隱二年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米歸注

正誤 胥之入今反謂為夫家所遣 按須待也

發明 春秋惡兵之書惟書救則未有不善之者今謂善之善矣胡為反用趙兵而取燕韓之地哉伐而書逆所以著其始以義而終以利也豈不深可

齊君法章卒子建立國事皆決於其母太史氏

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

書法

羊氏書治國事此書國事皆決於其母何想辭也若曰建之意欲取決焉云耳何恕乎太史氏太史氏事秦謹與諸侯信由是齊四十餘年不被兵則賢也其視羊氏不可同日語矣

丁五十二年 齊王建 秦白起伐韓拔九城

新首 五萬

戊五十二年 秦白起伐韓取南陽攻絕太行道

書法

特筆也攻取之際地有關於成敗之大勢者綱目必特書之故秦書攻絕太行道漢書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下

五

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橫卒完立以黃歇為相封

春申君考異

提要書曰楚太子完自秦逃歸君橫卒完立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今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闕而自為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即位以歇為相封之淮北

集覽

與國索隱曰列國各相許與者曰與國正義曰許與相推獎也項籍本紀田假為與國之王如

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張晏曰與黨與也戰國策注與國同福之國也欲聽之欲聽從黃歇自殺

已五十二年

楚考烈王元年

楚納州于秦集覽

州徐廣曰楚邑名今南郡

州陵縣括地志云密州安丘縣東三十里古州國也周武王封為淳于國

○秦白起伐韓拔

野王上黨降趙

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樂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德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

故約曰秦蠶食陸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
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
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
小弱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
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馮亭為
華陽君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食
之**集覽**野王地理志河內郡野王縣在太行東南孟
康曰古邢國也上黨地理志河東上黨縣屬
并州正義曰今潞州是也潞州有上黨縣鄭道已絕
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也索隱曰秦伐野王則
是上黨歸韓**質實**一統志云野王古邑名春秋時屬
之路絕矣晉戰國時屬魏秦屬三川郡漢為
野王縣屬河內郡晉河內郡治此隋改為河內縣唐
為懷川治以太行紫陵忠義三縣省入五代宋金元
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懷慶府上黨秦之郡名治長子
縣言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以名郡漢因之晉徙治

潞縣後周始置潞州領上黨襄垣二郡隋初郡廢犬
業初改州為上黨郡併置上黨縣唐復為潞州天寶
初改上黨郡乾元初復為潞州後置昭義軍節度屬
河東道五代時梁改匡義軍唐改安義軍晉改昭義
軍宋改昭德軍後陞為隆德府金復為潞州元初為
隆德府尋復為潞州屬平陽路國朝因之以上黨縣
省入直隸
山西道

庚子五十四年

辛丑五十五年秦王毘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

軍殺其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考異

提要漏
趙字

秦王毘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原順軍長平以
按據之毘遂攻趙趙軍數敗接昌請發重使為媾虞

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虞卿曰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秦必顯重之以視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成矣既而果然廉頗堅壁不出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簡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與奢言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也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母曰括父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

於家而日視利便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毋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已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齧為裨將令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趙請粟於齊齊王弟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顯名也不務此而愛粟為國計者過矣弗聽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其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恐為亂乃挾詐盡

坑之遺其小者二百餘人歸趙前後
斬首虜又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集覽長平在上

黨注氏縣

括地志云故城在澤州高平西二十里白起敗趙括
處以按據之索隱曰謂屯兵長平以據援上黨也韻

會入聲按字下注按捺也引史記白起傳以按據上
黨民為媾媾居候反索隱曰媾亦講講亦和也戰國

策作為講注云講字元從女從聿求和也與講無異
義史記甘茂傳與魏講罷兵注鄒氏云講讀曰媾制

媾索隱曰制言聽否由之奇兵太史公曰兵以正合
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

又注詳見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兵非出奇
不勝輕兵正義曰人馬不帶甲為輕兵 **質實**一統

志云

長平戰國趙之邑名漢置注氏縣屬上黨郡後魏改
注氏屬建興郡後屬長平郡北齊省注氏移治高平

城改高平縣屬高都郡後周改郡曰高平隋初郡廢
以縣屬澤州唐於此置蓋州貞觀初州罷縣仍屬澤

州五代宋金元俱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澤州
故城在縣西北二十里即秦白起破趙括處

書法

上黨書趙何子趙之得有上黨也趙之禍自
上黨始則曷為子之子趙所以惡秦也是故

秦伐斬首多矣不書數至此特書坑四十萬罪起
也書坑降卒始此終綱目書坑降卒二是年白起

漢初項籍二十萬

秦坑諸生不與焉

發明

上黨韓地而繫之趙者明上黨之歸趙也趙
受上黨之地召釁荅禍自貽伊感固可深責

然白起挾詐而坑降卒四十萬衆自書契以來未
之或有前此秦人固嘗斬首多矣往往見之分注
之中至此始揭而書之者所以甚
起殺降之罪且以著秦氏之暴也

壬寅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又

割地以和

武安君分軍為三王訖攻趙拔武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而武安君為三公矣君能為之下乎不如因而割之毋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之約割地也虞卿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樓緩曰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構難而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求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則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矣虞卿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

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則王失之於齊
取償於秦也以此發聲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
於王矣趙王曰善使卿如齊
集覽 武安徐廣曰屬魏
未返而秦使者已在趙矣 郡在邯鄲西括地

志云故城在今洛州武安縣西南七里戰國屬趙皮
牢趙世家魏敗我澮取皮牢括地志云皮牢故城在

絳州龍門縣西一里正義曰皮牢當在澮之側也澮
注見安王二十四年垣雍司馬彪曰河南卷縣有垣

雍城正義曰雍於用反卷縣所理
垣雍城在鄭州原武西北七里 **質實** 一統志云武
安春秋晉邑

名戰國屬趙秦屬邯鄲郡漢置武安縣屬魏郡曹魏
屬廣平郡隋屬武安郡唐初屬洛州後屬磁州宋金

元俱仍舊國朝因
之改屬彰德府

書法

又劉何病韓趙也蜀為病之二國既已失地
韓又劉垣雍趙又劉六城是再失地也幾又

割而國不亡秦之無厭亦甚矣故魏已獻八城又獻溫則書又割韓趙既夫武安皮牢太原上黨又獻垣雍六城則書又割皆所以甚秦也然趙之伐中山也既取數邑又要四邑然後許和非獨秦然也反復之理亦可畏哉合而觀之綱目之垂戒切矣

魏以孔斌為相尋以病免考異

提要書曰魏相孔斌免

初魏王閻子順賢聘以為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妾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人謂之曰子其行乎荅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喟然歎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

盡為秦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諸大夫皆曰秦若不勝則可乘敵而擊之勝則因而服焉於我何損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啣啣相樂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而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斌穿之子也

秦誘執趙公子勝既而歸之

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乃誘平原君至而執之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闕齊窮抵虞卿卿棄相印與偕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之齊怒自殺趙王取其首與秦秦乃歸平原君雖言王稽王以為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王以為將軍雖散家財物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讐必報云

集

覽

齊首謂魏齊之頭一飯之德左傳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過曹僖負羈饋盤飧公子受之後重耳

立是為文公侵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即此睚眦之譬睚本傳注睚崖賣反眦仕賣反睚眦相嗔怒而見齒也漢杜業傳報睚眦怨注睚音崖舉眼也眦即皆字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亦報之

書法

入綱目百四十五年書誘執者三顯王二十年公子

勝皆秦也秦之誦甚矣終綱目書誘執五詳顯王二十九年

癸卯

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考異

提要書曰秦王訖伐趙

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秦雖勝於長平然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

必矣王又使應侯請之終
辭不行乃以王配代陵

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

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其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臣得蚤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

持戰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王曰唯唯乃與楚王歃血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因以毛

集覽

其末立見末錐

遂為上客而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

表也見音現脫穎而出脫突也穎錐鉞也言猶錐鉞銳上突然而出小豎子言其庸劣無智若童豎然軟血增韻注盟者以血塗口旁曰軟血顏師古曰預盟者各軟血餘者瘞之故云軟索隱曰盟之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馬諸侯犬豕大夫已下用鷄毛遂請取雞狗馬血來者蓋總盟之用牲也軟所甲反漢王陵傳作啜血史記漢文本紀

啜血顏師古注啜與軟同

魏晉鄙師師救趙次于鄴公子無忌襲殺鄙奪其軍以

進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又使新垣衍入邯鄲說趙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紂醢九侯鄂侯爭之彊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欲令之死今秦梁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之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使女子讒妾為諸侯妃姬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吾請出

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公子無忌愛人下士致食客
三千人有隱士侯嬴家貧為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
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生直上載不讓
公子執轡愈恭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
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
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
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
趙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
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救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
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
欲赴闕以死於趙過見侯生生日公子無他端而欲
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
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
且公子嘗為報其父仇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
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
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

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容朱亥力士
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
舉手視公子曰吾舉十萬之衆叱於境上國之重任
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
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
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
而**集覽**上首功之國燕周曰秦用商鞅計置爵二十
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天下謂之上首
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
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之首功之國或曰上猶尚
也鮑彪曰上時所尊上也梁未睹梁即魏也睹見也
鹽丸侯句絕謂誅丸侯也丸侯有好女入之紂其女
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丸侯也莖肉為醢高誘曰言
剝新之如此耳漢書誅彭越盛其醢偏賜諸侯注反
者殺誅為醢徐廣曰九一作鬼索隱曰九依字讀鄒
誕主音仇也括地志云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有

九侯城一名尾侯城即此爭之疆史記作爭之疆辨
之疾脯鄂侯脯亦誅之也鄭玄曰大物解肆而乾之
曰乾肉薄折曰脯徐廣曰鄂一作邗野王縣有邗城
物之脯里之庫史記脯作美地理志河內湯陰縣有
美里城韋昭曰美音酉正義曰美一作脯脯城在相
川湯陰北九里紂囚西伯城也庫兵車藏也下士下
謂禮遇之侯嬴姓名也嬴音盈索隱曰又音羸瘦之
侯夷門監者魏公子傳曰夷門之抱關者也太史公
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
門也虛左顧師古曰凡乘車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
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虛左者謂空左方一位以
迎之蓋尊之也睥睨史記作俾倪索隱曰俾浦計反
也五計反鄙誕生日俾匹未反倪五弟反正義曰與
睥睨通不正視也如姬其愛姬姓如氏遊說荀悅曰
說科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
說科荀反兵符符信也輔也所以輔信古者以竹為

之故字從竹後世詐偽蜂起以竹易得之物不足為之防於是育銅鐵金銀鑄為物象而用之漢文帝初與郡國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長六寸第一至五國家發兵遣使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旁鐫篆書亦一至五出入徵發用之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顏師古曰與郡國為符各分一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此漢制也唐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莧符其後改為銅魚木契朝廷徵發下敕書契

質實

一統志云
姜里城名

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
在彰德府湯陰縣北九里一名牖城又名防城北臨牖水即商紂囚周文王處夷門史記大梁城其東門曰夷門魏有隱士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夷門監者為公子無忌畫計厚遺之不受即此處

書法

凡敕書次識也晉鄙可識則無忌無貶乎書襲書奪綱目之意見矣終綱目敕書次五是

年晉鄆梁癸酉年武陵王紀己亥年王琳五代庚
午年晉王戊申年唐遣兵救書屯一齊辛巳年浩

陵王遣兵惟王
琳晉王非譏辭

發明

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
陘之類是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

聶北之類是也夫伐而書次所以美其按兵不進
有待彼自服之意救而書次所以譏其緩不及事
有急於救患之意當是時也趙有旦暮之急為與
國者雖披髮纓冠救之若不暇恤而乃逡巡顧望
頓兵久次果何義耶上書秦伐趙圍邯鄲邯鄲趙
之國都也下書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
趙曰乞曰救其急若此晉鄆親將大衆盍鼓行而
前猶恐弗及方且畏秦不進何歟書帥師以見其
兵力之衆書次鄆以見其趨趙之實其貶之之意
明矣然則無忌奪軍可乎曰書襲殺晉鄆所以著

其專輒之罪書奪其軍以進所以著其救患之勇
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然則予之乎曰予之也
何以知之以下書大破秦軍邯鄲下知之也夫秦
為無道吞噬列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能
救之者救之可也邯鄲被圍經歷三時危困亟矣
無忌一舉解趙之圍故序其績所以恕其奪軍之
罪而非以是為法也後之觀
綱目者要當以是權衡之

甲辰五十八年

燕孝王元年

秦殺白起

王酈戰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
怒彊起之武安君稱病篤乃免為士伍遷之陰密行
至杜郵應侯曰起之邊意尚快快有餘言王乃使賜
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應侯乃任鄭安平使
將擊趙

集覽

士伍如淳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者稱士
伍陰密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今涇州鵷

觚縣西古密須國也杜郵索隱曰故咸陽城在渭北
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
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三秦
記云杜郵後改為孝里也

質實

一統志云陰密古地名周為密須之

國春秋戰國俱屬秦漢置陰密縣屬安定郡晉因之
隋省入鷄觚縣故城在平涼府靈臺縣西五十里杜
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五里即秦白起自刎處今其
地名孝里亭應劭云杜地名郵即傳駟之郵亭也

書法

殺無罪稱殺白起殺降其罪大矣其以無罪
書何秦殺之不以其罪也綱目之例殺之不

以其罪一以無罪之辭書之然
殺降不可以不罪也故不書爵

發明

白起殺降有罪故盡削其官然秦人
罪之不以其理故不書誅而書殺也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

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齮解圍走鄭安平以
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以還趙
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
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
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令
奪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
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
責若無所容趙王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
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無功
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
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亦不受乃以千金為
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難解紛亂
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集覽**信陵君魏安
連不忍為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釐王異母弟
公子無忌也封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無信陵或云
是鄉邑名臯過臯即古文罪字秦始皇以其似皇字

故改為罪以負於魏索隱曰負當音佩不忍言不忍猶言不敢也恐公子無忌以大義相責故不敢言獻

城

正誤

以負於魏今按負如字亦通孤負也

書法

書大破秦軍何志功也綱目上義不上功則曷為志之秦伐之不得志未有甚於此者書

惡秦也故河渭絕一日則書赧王十七年大破秦軍則書是年追至函谷而還則書秦甲寅年皆惡

秦之辭也

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

甚見幸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人曰奈何不
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
金為子西游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
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
物玩好自奉而西見夫人坤而以獻於夫人因譽異
人之賢賓客遍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
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
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
為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
而自知中子不得為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
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
人以為然乘間言之太子與夫人又刻玉符約以為
嗣因請不韋傅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
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
子政異人遂以為夫人邯鄲之園趙人欲殺之不韋
賂守者得脫亡赴秦軍遂歸異人楚服而見夫人夫

人曰吾楚人也當**集覽**異人孝文王子也後更名楚
自子之更名曰楚陽翟大賈呂不韋呂不韋本

傳注素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潁川陽翟縣
素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紀其事迹亦多與本

傳不同正義曰陽翟今河南府也賈音古往來賤買
貴賣也此奇貨可居以異人方財貨也居蓄積也漢

張湯傳曰信君物致富注謂居蓄賤物以乘時射利
也期年而生子政呂不韋傳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

生子政注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曰譙周云人十
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

則生政自當踰常期也政始皇之名楚服而見夫人
見刑旬反不韋以王后楚人故使異人服是製而說

之當自子之子嗣也我當自養之為嗣也更名曰楚
戰國策曰本名異人王后說其狀高其志曰吾楚人

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楚素呂**質實**一統志云陽
不韋傳作名子楚有此不同耳翟古地名春

秋時為鄭之櫟邑戰國為韓國秦為陽翟縣尋兼置潁川郡漢因之晉屬河南郡東魏置陽翟郡隋廢郡以縣屬襄城郡唐屬嵩州後屬許州宋屬潁昌府劉豫置潁順軍金改為州又改鈞州以州有鈞臺故名元仍舊本朝以陽翟縣省入改屬開封府

乙巳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

秦盡獻其地歸而卒考異

提要書曰秦伐韓取陽城負秦伐趙取二十縣王命諸侯

討之秦遂入寇

京師陷王卒

秦伐韓取陽城負秦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報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使將軍樛攻西周報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報王於周是歲卒

集覽

取陽城負黍徐廣曰陽城有負黍聚括地志云陽城
洛州縣也負黍亭在陽城西南三十五里故周之邑
左傳云鄭伐周負黍是也戰國屬韓秦取者春秋傳
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左傳昭四年取郟言易也
是已將軍膠膠若尤反將軍之名也史失其姓前漢
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
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
夷案周本紀膠字從手旁正義曰膠糾虬反
志云陽城古邑名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即此春秋時
屬晉戰國時屬韓秦屬潁川郡漢置陽城縣仍屬焉
晉屬河南郡東魏析置埋陽縣改曰武林後又改曰
嵩陽與陽城並屬河南郡唐初屬嵩州尋改陽城曰
告成嵩陽曰登封後又改告成曰陽邑五代周時省
陽邑入登封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河南府

書法

王書卒何失天下之辭也故諸侯失國弒不
書弒蜀侯齊君地王失天下崩不書崩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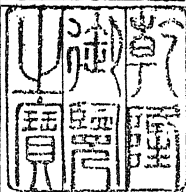
之垂戒
嚴矣

發明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天

通誼也自周東其轍王政不綱天下不知有王久
矣然周室雖微君也諸侯雖大臣也秦自非子以
善養馬受地於孝王之朝邑之秦為附庸至宣王
命秦仲為大夫而平王始封襄公為諸侯繼之任
好稱霸西戎春秋初未嘗予之去之十餘世渠梁
始用商鞅之策蠶食六國其間天子致伯致胙蓋
亦間見迭出秦固周之世臣也自惠文武昭襄始
僭號稱王日益疆大至是併吞之勢已成以蕞爾
之周固知不足以剗秦考之前史皆以秦伐韓趙
周王恐而倍秦與諸侯約從攻秦秦怒攻之今分
注雖載其說於下然綱目乃書秦伐韓趙王命諸
侯討之秦遂入寇何哉夫疆弱無定形君臣有定

分周之不能敵秦者勢也秦之不可加周者分也
赧無桀紂之惡秦無湯武之德以天子而臨諸侯
何恐之有以王命而討有罪何倍之有特筆書之
所以扶三綱垂世教立萬世君臣之分為天地立
心為生民立極者也凡此類非綱目不能脩其視
春秋特筆書天王狩于河陽殆異世而同旨茲蓋
筆削之大節不可以常
事觀者臣故備而論之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一下